

能固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也

疏曰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深理何名為盜機緣已之先无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己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者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默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致守一存思精心念習竊其深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小人得之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才學武藝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榮華寵辱或軍林傾敗貪婪損已或耽財好色難暫得浮榮終不免於患咎蓋為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

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讚曰

天地萬物 陰陽四時 更相為盜 貴合天機 聖功神明 非賢莫知 固躬輕命 審察其宜

黃帝陰符經疏卷中

黃帝陰符經疏卷下

強兵戰勝演術章

少室山李峯疏

閏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主事精專也

疏曰言人眼食色則耳不聞正聲聽淫聲則目不覩正色此視聽二徒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无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貪著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瞽者哉但心中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精思舉事發機皆合於天道比之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在用師他皆倣此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上云身心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機比常十倍就中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在用師也論語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

此之義也所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略若寡於謀慮輕為進退竟致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引以用師為喻切令修鍊保護其身非真用師也道德之

士嫉惡如讎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沈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佞之賊自固其躬又成道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今古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衛公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以致榮華然終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為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得之以處玄枵也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貪於物者損壽目視无厭則意荒但戒目收心則无禍敗之患也

疏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

故元倉子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招塚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以養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不知休息此言心生貪婪為物所盜使人禍敗耳家語云嗜慾无厭

貪求不止者刑其殺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所貴知足適其中不令將心苦貪於物反傷正性必害於人故劉子云火林養鳥温湯養魚之義以生於物死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加於物者皆由自觀而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戒慎其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不撓其性以固壽保躬也

天之无思而大思生

天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養萬物不求恩報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

疏曰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故老子言生而不有為而不

侍長而不宰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疏曰迅雷者陰陽激搏之聲也烈風者莊子言大塊噫炁其名為風凡此風雷陰陽

自有本不威人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此言道德之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不仁則大地人民禽獸草木皆自歸思於君感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无不道遠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觀其威命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威生恐懼之心各自警戒各自慎行也以此治軍則將勇兵強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言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尚廉靜則心无憂懼情懷悅樂而道遠有餘

疏曰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若以此樂必无餘故家語云至樂无聲而天下之人安三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

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欺於物不徇於時
理國安家无淫刑濫罰不越國章身无過
犯无所憂懼自然心懷悅樂性情怡逸道
遠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此樂
乎至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

樂性餘也至靜則廉者既不為小人絲竹
奢淫之樂自保其无憂无事之歡如此則
不為着色所撓而性靜情逸神貞志廉也
元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
靜則神通引此四通之體義存乎一故謂

至樂至靜也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
靜則廉也夫將帥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
撓賞罰不差父子為軍心懷悅樂性多餘
勇然可摧凶剋敵功業必成故曰下有強
兵戰勝之術也夫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

守中六情不染二景常然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幽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
功顯著至公也

疏曰天者至道也言至道包含萬類幽深

恍惚无有形段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
隱匿之義也能於杳冥之中應用无窮生
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立名乃至公也公
者明白顯用眾可觀之義也此言道德之
君智慮廣博包總萬機智謀巧拙進退可

否悉能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
至私也及其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
行賞罰顯然明白為天下之可觀乃至公
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為軍帥之
體能用以隱密機數難窺取捨如神威恩

顯著上清下正將勇兵強剋敵摧兇功業
盛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禽之制在炁
騰搏九萬積炁而昇翊鳩槍掄決起而上
皆能制炁進退而自由也

疏曰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炁者天地陰
陽之炁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為利
禽鳥運動皆以翅羽鼓炁心動翅鼓无所
不之上下由之况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
道德之炁固躬養命以致長生久視乎若

人善能制道德之炁則遊避太虛禽鳥不
足比也為軍帥之體善用五行休王之炁
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為
難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者也
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

惡人徇物而貪生遠生之理者促壽賢人
損己以求道德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
其身恐致滅亡也鞠養身命必須飲食衣
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子言耕而食

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
德故知人生必資衣食之育養也然在於
儉約處中則言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
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
性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促之理任自然

而逍遙年壽長永後代真源遺棄浮薄將
興廣設華宇衣服絢綵滋味餽膳越分怡
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之太過役心損
慮反招禍患為促壽之根本故曰生者死
之根死者生之根者至如道德之士損己

忘勤以求長生之術或則衿霞服燕辟穀
休粮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必死
之象殊不知長生之根本也故曰死者生
之根也夫將帥之體能知倖生即死必死
而反生者則全軍保衆為良將焉故兵術
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是強兵戰勝之
術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

思生於害害生於思

君子勉善而感恩思生於害也小人辜恩
而起害害生於思也

疏曰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也本來無
害亦無恩因被害而有恩則思生於害至
如賢人君子小有患難得人拯拔懷恩感
激終身不忘是思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
君子之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戒慎終始
保守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已過
反生怨害此曰害生於思道德之士感天
地覆育之恩不事至道生處之德修善行
正反朴還元則無害可生於思思亦無由
生於害不將恩害以撓性守靜默以生傳

和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者小人之道
也為將帥之體不負皇恩不驕榮寵慎終
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
无由生於害害亦无由起於思以道德臨
戎有征无戰豈不美哉故云下有強兵戰
勝之術也

惡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惡人見星流日暈風雨雷電水旱灾蝗而
生憂懼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矣安
撫黎人轉禍為福以此時物文理哲唯聖
我知之者矣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
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理矣惡人
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觀雷電之震怒
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虫蝗恐禍及身悉懷
憂懼惡人以此為天地文理聖也時物文
理者但君懷廉靜臣效忠貞權鶴不喧違
烽无燧兆人康樂寢宇寧泰雖天地灾祥
无能為也聖我以此為時物文理者故家
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孽桑
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野木

合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太戊恐懼側
身修德思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三年之
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
无能為灾夫子曰存亡禍福皆在於已天
灾地妖不能加也則妖禍不勝善政惟勝
不勝善行又竟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
載兆庶和平人无飢色何者為君有道政
理均和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有水旱不
能為灾也水旱者天地也文理者時物也
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為福易死而
生故曰我有時物文理哲夫為軍帥之體
日暈五色星流四維咤獸衝營野鳥入室
以天地文理示其灾祥但能修政令設謀
慮思撫士卒轉禍為福則敵何敢當此乃
時物文理哲也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下章一
百三言皆使人深思靜慮思害不生
曉達存亡公私隱密開物成務觀天
相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讚曰